

唐代笔记小说叙录

周勋初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開元天寶遺事卷上

建業張氏銅板印行

王有太平字

開元元年中因雨過地潤微裂至夜有光宿衛者記其處所曉乃奏之上令其鑿地得寶王一片如拍板樣上有古篆天下太平字百僚稱賀故之內庫

步輦召學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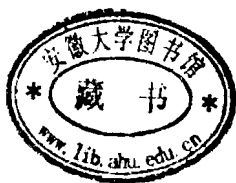
明皇在便殿甚思姚元之論時務七月十五日



唐代笔记小说叙录

周勋初 著

TANGDAI
BIJI XIAOSHUO
XULU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代笔记小说叙录/周勋初著. —南京:凤凰出版社,
2008. 3

ISBN 978-7-80729-171-8

I. 唐… II. 周… III. 笔记小说—文学研究—中国—唐代
IV. I207. 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29677 号

- 书 名 唐代笔记小说叙录
著 者 周勋初
责任编辑 倪培翔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发行部电话 025—83223462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
南京市张王庙 88 号 邮编 210037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5.75
字 数 139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3 月第 1 版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729-171-8
定 价 18.00 元
(凤凰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隋唐嘉话	1
朝野僉载	7
御史台记	15
教坊记	18
封氏闻见记	20
大唐说纂	23
辨疑志	25
大唐新语	27
国史补	32
刘宾客嘉话录	36
开天传信记	39
次柳氏旧闻	41
戎幕闲谈	44
常侍言旨	47
明皇杂录	50
大唐传载	54
谭宾录	57
羯鼓录	62
芝田录	64

卢氏杂说·····	67
乾驥子·····	70
酉阳杂俎·····	73
因话录·····	78
资暇集·····	81
东观奏记·····	83
贞陵遗事·····	86
续贞陵遗事·····	89
云溪友议·····	91
幽闲鼓吹·····	94
杜阳杂编·····	97
桂苑丛谈·····	99
刊误·····	102
北里志·····	104
柳氏叙训·····	106
松窗杂录·····	108
玉泉子·····	111
补国史·····	115
尚书故实·····	117
阙史·····	120
本事诗·····	123
剧谈录·····	127
异闻集·····	131
抒情诗·····	135

岚斋集	137
唐摭言	139
中朝故事	142
金华子	145
皮氏见闻录	149
闽川名士传	151
北梦琐言	153
纪闻谭	156
鉴诫录	158
开元天宝遗事	161
贾氏谈录	164
唐会要	167
南部新书	171
唐语林	176
本书参考文献	180

隋唐嘉话

【书名及异称】

此书异称甚多,有称《隋唐佳话》,《传记》、《传载》,《国朝传记》、《国朝杂记》,《国史纂异》、《国史异纂》,《小说》、《小说旧闻》等。

【著录与版本】

作者刘餗,字鼎卿,史学家刘知几次子,新、旧《唐书》附《刘子玄传》。天宝初,历右补阙,集贤殿学士、兼修国史。生平著作多种,而《隋唐嘉话》一书,有关它的书名和著录,却是异说纷纭,颇难清理。《旧唐书》卷一〇二本传上说他著有《国朝传记》,《新唐书·艺文志》中著录时重出,“杂传记类”有《国朝传记》三卷,“小说家类”有刘餗《传记》三卷,原注:“一作《国史异纂》。”《玉海》卷四七《唐太宗勋史》下引《中兴馆阁书目》云:“刘餗《国史异纂》三卷,载齐梁以来杂事。”《太平广记》引文亦作《国史异纂》。《遂初堂书目》“杂史类”则著录为“《唐国史纂异》”。《传记》当是《国朝传记》的简称。《太平广记》等书中之引文时而误作《国朝杂记》。李肇《国史补序》曰:“昔刘餗集小说,涉南北朝至开元,著为《传记》。”而后代又有刘餗著《小说》之说,《资治通鉴考异》引《小说》若干条,《诗话总龟》引《小说旧闻》若干条,均见于《隋唐嘉话》,则是《小说》一名或为宋代有人依据李肇《序》中所言而改拟之名。《直斋书录解题》“小说家类”著录“刘餗《小说》三卷,唐右补阙刘餗鼎卿撰”。

明代尚有多种署名《小说》的本子存世,《文渊阁书目》“史杂类”有《唐小说》一部一册。钱溥《秘阁书目》“史杂”、李廷相《濮阳

蒲汀李先生家藏目录》三柜二层、高儒《百川书志》“小说家类”亦曾著录，钱、高二氏并云《唐小说》一卷。此书尚有钞本传世，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明钞本《说集》，第十册中有《唐小说》一种，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十一曾著录。台湾中央图书馆亦藏《唐小说》明抄本一种，原为适园张氏旧藏。^①《小说》之上冠以“唐”字，当为避免与殷芸《小说》相混淆。查《玉海》卷五七《唐国朝传记》下引《中兴馆阁书目》，云“《传记》三卷，凡一百九十事”。《隋唐嘉话》条目之数与此相近，而《唐小说》条目仅八十左右，可知目下所见之明抄《唐小说》一卷当为节本，故与《直斋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上记作三卷者不同。又《唐小说》中文字之次序似以时代为序，与《隋唐嘉话》有异。

《国史纂异》一书，明代亦有传本，朱睦㮮《万卷堂书目》卷二“杂史”有《国史纂异》二卷，赵用贤《赵定宇书目》“《稗统》续编”内有《国史异纂》（一本抄），可惜目下已无片纸留存。

《隋唐嘉话》一名，北宋时已出现，《道山清话》、《优古堂诗话》中已引及，南宋人著作中亦屡有称引，如《邵氏闻见后录》卷三十、《野客丛书》卷一、《纬略》卷十。《直斋书录解题》于《小说》之下又著录《隋唐嘉话》一卷，刘餗撰。看来刘餗此书后有各种不同本子流传，文字虽无大异，而条目与编次颇有不同。《宋史·艺文志》“小说家类”中也有《隋唐嘉话》一卷，列在刘餗的《传记》和《小说》之间。“传记类”中又有刘餗《国史异纂》三卷。《宋史》杂乱，可以不论。明代传本卷数不一，如《晁氏宝文堂书目》“子杂类”有《隋唐嘉话》，不著卷数；《徐氏红雨楼书目》“小说类”有“《隋唐嘉话》三卷，刘餗”。疑《隋唐嘉话》一书，乃宋代坊贾选辑《国朝传记》、《国史纂异》、《小说》而成者；《隋唐嘉话》一名，也是根据内容重新拟制的。因为进入宋代之后，“国朝”、“国史”云云，已经不合事实；《小说》一名，又嫌浮泛，且易与前代同名之书相混。其他一些异名，如

《国朝杂记》、《国史异纂》，则是《国朝传记》、《国史纂异》的讹写，与后者具有同样的缺点。而《传记》一名，又易与《传载》相混，所以《国朝传记》和《大唐传载》中的条文，或是类书中著录二书的条文，常有错乱的情况。《说郛》（张宗祥辑明钞本）卷三八有《传载》一书，下注“三卷”，所录之文与《隋唐嘉话》全合，可知书名即是《传记》之误写。由此可见此书情况之复杂。后人或以为《隋唐嘉话》乃商贾假托刘餗之名而编的伪书，所以《四库全书总目》等书目中都没有著录。

明代嘉靖时，顾元庆将此书刻入《顾氏文房小说》，书尾注明“夷白斋宋版重雕”。看来顾氏依据的原本成书甚早。北宋时王说编《唐语林》一书所依据的底本，编次似乎与此相同，如《唐语林》卷五记侯君集事曰：“侯君集为兵部尚书，以罪流岭南。于其家得二美人，容色绝代。太宗问其状，曰：‘自小常食人乳而不饭。’”《隋唐嘉话》卷上录此文，则作“卫公为仆射，君集为兵部尚书。自朝还省，君集马过门数步不觉，靖谓人曰：‘君集意不在人，必将反矣。’太宗中夜闻告侯君集反，起绕床而步，亟命召之，以出其不意。既至，曰：‘臣常侍陛下幕府左右，乞留小子。’帝许之。流其子岭南为奴”。其中“卫公为仆射”至“必将反矣”为另一条，《唐语林》编入卷二，“太宗中夜闻告侯君集反”至“流岭南为奴”为另一条，王说改写时，工作草率，竟将其子之事归之于侯君集自身了。王说是据《国朝传记》编写的，再将这些文字与《隋唐嘉话》对勘，可知二者大体相同。顾氏依据的当是宋代《国朝传记》三卷本。但他采用了更易为人理解的《隋唐嘉话》一名，后代翻刻此书者沿用，于是从明代起，《国朝传记》、《国史纂异》、《小说》等名反而废弃不用了。总之，《国朝传记》即《隋唐嘉话》，则是覆核各书可以证明的。

此书除《顾氏文房小说》本外，尚有《稽古堂丛刻》本，亦三卷，与顾本同，似出一源。1957年古典文学出版社曾据《顾氏文房小

说》本排印,列入《中国文学参考资料小丛书》。1979年中华书局《唐宋史料笔记丛刊》有程毅中点校本,最佳。程氏并辑得佚文一二十条,然后人尚可继续发掘。

【内容之分析】

刘餗出身于史学家庭,自己也是著名的史家,梁肃《给事中刘公(迴)墓志》曰:“文公讳子玄。初,文公儒为天下表,有才子六人,曰颙,曰餗,继文公典司国史,时议比子长、孟坚。”(《文苑英华》卷九四四)《玉海》卷四六《艺文·正史》门亦曰:“司马谈之子迁,刘向之子歆,班彪之子固,王铨之子隐,姚察之子简,李大师之子延寿,刘知几之子餗,继世汉简。”说明唐宋时人对刘餗的史学成就评价甚高,以为可继父业。刘知几的名著《史通》即由他呈进。但《隋唐嘉话》中的有些条文却留下明显的错误,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隋唐嘉话》卷上:“武德末年,突厥至渭水桥,控弦四十万,太宗初亲庶政,驿召卫公问策。时发诸州军未到,长安居人,胜兵不过数万。胡人精骑腾突挑战,日数十合,帝怒,欲击之。靖请倾府库赂以求和,潜军邀其归路。帝从其言,胡兵遂退。于是据险邀之,虏弃老弱而遁,获马数万匹,玉帛无遗焉。”《资治通鉴》卷一九一高祖武德九年《考异》引刘餗《小说》,即此文,司马光下按语曰:“今据《实录》、《纪》、《传》,结盟而退,未尝掩袭,《小说》所载为误。”刘餗任职史馆,能够看到《实录》及其他史料,按理不可能有此错误的记载。这里他把有关突厥入侵的另一种记载录入《传记》,亦可觐知他撰此书的宗旨。按《隋唐嘉话序》称:“余自髫髻之年,便多闻往说,不足备之大典,故系之小说之末。”根据《汉书·艺文志》上的定义,小说每出街谈巷语,道听途说,大约突厥入侵而为太宗掩袭之说社会上流传甚广,所以刘餗把它录入《传记》之中。《玉海》卷四九《艺文·论史》门于《唐史例》下引《中兴馆阁书目》曰:“刘餗《史例》三卷,以前史详略,由于无法,故隐括诸凡,附经为例。”他将

社会上广泛流传的一些异说别撰一书,藉与正史有所区别,也是史书体例严正有法的表示。《隋唐嘉话序》中还说:“释教推报应之理,余尝存而不论,若解奉先之事,何其明著。友人天水赵良玉睹而告余,故书以记异。”此事今载《隋唐嘉话》卷下,言洛阳画工解奉先于壁像前妄誓,后果转生为一骑犍,背有白文曰“解奉先”。这类文字,与南朝时宣扬因果之小说为近,可见《隋唐嘉话》内容虽以文史类之材料为主,大体可信,足资考证,而仍有其驳杂之处。内中许多条目,曾为新、旧《唐书》、《资治通鉴》等书所吸收,《大唐新语》等书也大量采择沿用其记载,李肇则续此而作《国史补》,宋代文人也常引用此书,可见刘餗的这部著作在唐、宋两代颇著声誉。《唐语林》中有关初唐时的材料,出于此书者为多。王谠录引时,文字有改动,而内容出入不大。

从唐代笔记小说的总体情况来看,初唐时期的著作数量最少,《隋唐嘉话》一书自是其中的重要著作。内记隋代的文字不多,但如薛道衡聘陈为人日诗,南人喜称“名下无虚士”;隋炀帝嫉妒薛道衡、王胄的诗才,藉故诛之等事,都是文学史上的重要资料。又如卷中云:“薛中书元超谓所亲曰:‘吾不才,富贵过分,然平生有三恨:始不以进士擢第,不得娶五姓女,不得修国史。’”反映唐代士人所向往的目标,能够用来说明历史上的许多社会现象。尽管有人曾作考辨,认为有与史实不合处,但薛氏晚年曾有撰史的经历,不能排斥此说出其早年,且进士科于唐初即已逐渐为人所重,故不论情况究竟怎样,这一文字仍为广大的文史学者经常征引。

此书对太宗一朝之轶事记载最多。唐初名臣,如魏徵、李靖、李勣、虞世南、长孙无忌、尉迟敬德、秦叔宝等,都有很多条文予以记载,而于太宗与魏徵的关系,铺叙更多。武后一朝的情况,也多介绍,内中一些揭露性的文字,可与《朝野僉载》上的记录互证。

有些社会史料,如卷中记:“高宗朝,以太原王、范阳卢、荥阳

郑、清河博陵二崔、陇西赵郡二李等七姓，恃其族望，耻与他姓为婚，乃禁其自姻娶。”帮助后人认识唐初承前代旧习重视郡望的风气，很有帮助。又如卷中记长孙无忌与欧阳询相互嘲谑之事，生动有趣，屡为后起的笔记小说所征引，也可藉此窥知唐代社会上有喜好嘲谑的风气。

注 释：

① 参看程毅中《〈唐小说〉与〈隋唐嘉话〉》，载《书品》1997年第1期。

朝野金载

【书名及异称】

“朝野”一词，古时常用作书名，如宋李心传有《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四十卷，赵昇《朝野类要》五卷。《朝野金载》一名类此。《古今说海》、《广百川学海》、《五朝小说》及《说郛》（宛委山堂本）弓三二有唐张鹭《耳日记》一卷，文字均出《朝野金载》，当是后人妄拟的名字。

【著录与版本】

《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张鹭《朝野金载》二十卷，入“史部·杂传记类”。其后《通志·艺文略》入“杂史类”，《中兴馆阁书目》（《玉海》卷五五引）、《宋史·艺文志》等著录，分别入“杂传类”与“传记类”，均作二十卷。《郡斋读书志》“小说类”载《朝野金载补遗》三卷，提要曰：“分三十五门，载唐朝杂事。”王楙《野客丛书》卷三十《足寒伤心》条引龚养正《续释常谈》：“谓足寒伤心，人劳伤骨，见《朝野金载·俗谚篇》。”足证晁氏分门之说属实。然《直斋书录解题》“小说家类”载《朝野金载》一卷，云“唐司门郎中饶阳张鹭文成撰。其书本三十卷，此特其节略尔”。饶阳亦为深州属下。“三十”殆为“二十”之误。明代陈第《世善堂藏书目录》卷上“稗史野史并杂记”中有《朝野金载》三卷，《补遗》三卷（张鹭）。徐燊《徐氏家藏书目》“小说类”中有“《朝野金载》一卷，唐张鹭”。均为节略之本。《绛云楼书目》“小说类”载有《朝野金载》二十卷，“二十”之数陈景云所加，不知钱氏藏书究属何种？李希圣《李氏雁影斋读书记》

记有原藏士礼居之影宋钞本一种,十卷,内容与世传诸本多不同,或可说明宋时流传之本已不一。^①《四库全书总目》归入“小说家·杂事类”。

《朝野僉载》自明代起即已散佚,难见原貌。今常见者,有六卷本与一卷本两种。六卷本可以《宝颜堂秘笈》本为代表,后起之《四库全书》本等均出于是。然《秘笈》本之编纂工作极为草率,全部文字实从《太平广记》中辑出。《太平广记》引《朝野僉载》中文共四百十六条,《宝颜堂秘笈》本仅辑入三百七十条,不仅大量遗漏,且文字也乱作改动,实是一种粗糙的辑本。按明末陈继儒刻《宝颜堂秘笈》,他以名士的身份而兼书商,佣工辑书,借以扬名而意在牟利,所刻之书自然水平不高了。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三评曰:“眉公《宝颜堂秘笈》,改窜删节,真有不如其不刻之叹。”只是《朝野僉载》别无他本可择,《丛书集成》等书只能依此排印,后人也只能据此阅读。赵守俨花了很大功夫整理此书,收入中华书局《唐宋史料笔记丛刊》,于1979年出版,可谓目下最便阅读的一种本子。他除作了详细的校勘外,还从其他书中辑得遗文九十四条。惟总因依据的底本遗佚过多,赵氏之辑佚工作尚有未尽,其后刘真伦、程毅中等继续搜辑,并作校勘,均对赵本有所补益。^②不过此书的异文仍应搜求并作考订,如《类说》收入六十七条,《绀珠集》收入六十八条,《说郛》收入三十六条,文字间有不同,可资校勘;佚文仍应继续发掘,如《资治通鉴考异》卷十二中宗神龙二年“四月,韦月将流岭南”下引《朝野僉载》曰:“周仁轨过秋分一日平晓斩之,有敕舍之而不及。”《诗话总龟》卷三七《讥诮门》引《朝野僉载》曰:“唐景龙中,洛下霖雨百馀日,宰相不能调阴阳,乃闭坊市北门,卒无效,滂溢至甚。人歌曰:‘礼贤不解开东阁,燮理惟能闭北门。’”即未见有人收录。

《朝野僉载》传至宋代,看来已有遗佚,故《中兴馆阁书目》、《通

志》、《郡斋读书志》与《宋史·艺文志》中均有《补遗》三卷。《遂初堂书目》中也有《补遗》一书。《太平广记》中的有些条目，记中唐以后之事，不可能出于张鹭之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为即是《金载补遗》中文，赵守俨则以为此乃《宝颜堂秘笈》之辑录者所误入。按《宝颜堂秘笈》编者的工作态度而言，当以赵说接近事实。

【内容之分析】

张鹭，字文成，号浮休子，取《庄子·刻意》篇中“其生若浮，其死若休”意。深州陆泽人。生年不详，据赵守俨考证，当在高宗显庆三年（658）左右。^③上元二年（675）登进士第，八（一曰七）应制举皆登甲科，凡四参选，判策为铨府之最。曾受考功员外郎蹇味道的赏识，又员外郎员半千尝誉曰：“张子之文如青钱，万简万中，未闻退时。”时流重之，谓之“青钱学士”。才名远播，新罗、日本等国均重其文。他的另一作品《游仙窟》，本土早佚，亦因日本有其传本而得保存。生平附《旧唐书》卷一四九、《新唐书》卷一六一其孙《张荐传》。史言“性褊躁，不持士行，尤为端士所恶”。以致屡遭纠弹，两次遭到贬谪，因而仕途蹭蹬，歿时仅至司门员外郎。莫休符《桂林风土记》曾详细记载张氏生平经历，云“开元中姚崇为相，诬其奉使江南受遗，赐死。其子上表请代父死。黄门侍郎张廷珪、刑部尚书李日知连表称冤，遂减死，流岭南数年，起为龚州长史，卒年七十三”。与《唐书》记载有所不同。据刘真伦考证，歿时当在玄宗开元十年（722）左右。^④事迹尚见《大唐新语》与《朝野金载》中的一些自纪。^⑤

《朝野金载》卷一曰：“率更令张文成，晨晨鸣于庭树，其妻以为不祥，连唾之。文成曰：‘急洒扫，吾当改官。’言未毕，宾客已在门矣。”此文原出《太平广记》卷一三七，原注出《国史纂异》，其下有又一说，记“文成景云二年”事，下注“出《朝野金载》”。《宝颜堂秘笈》本遂一并录入。实则前一说中之张文成，实为张文收之误写。《隋

《唐嘉话》卷中收此文,文字无大异,正作率更令张文收事。张文收占事灵验,咸亨元年迁太子率更令,见《旧唐书》卷八五、《新唐书》卷一一三本传。《隋唐嘉话》中还记载着他的同类故事。《朝野僉载》叙事时每自称张鷟,故前文实系《太平广记》之误写而《宝颜堂秘笈》本又沿误。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据误文疑张鷟曾任率更令,赵守俨还说由此可见张鷟之急于名位,实为无据,亟应纠正。

张鷟年寿甚高,身历高宗、武后、中宗、睿宗、玄宗诸朝,书中的记载,除个别条文叙及前代外,大部分的内容集中在上述几个朝代,尤以武后之时的记叙为多,亦最可贵。

武后女主临朝,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是一种奇特的现象。时至近代,张扬女权,史家评价颇多不实之誉。有的学者或为迎合某种潮流,对武后时期的政治更多美化。武后之才干,自有其过人之处,后人对之自不能存偏见,但她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一方面采用各种手段收买人心,一方面采用特务手段诛戮异己,其手段之放纵和残酷,也是历史上所少见的。《朝野僉载》中有许多详细而具体的记载,可补史家之缺。如卷一曰:“乾封以前选人,每年不越数千;垂拱以后,每岁常至五万。……选司考练,总是假手冒名,势家嘱请。手不把笔,即送东司;眼不识文,被举南馆。正员不足,权补试、摄、检校之官。贿货纵横,赃污狼藉。流外行署,钱多即留,或帖司助曹,或员外行案。更有挽郎、擎脚、营田、当屯,无尺寸工夫,并优与处分。皆不事学问,唯求财贿。是以选人冗冗,甚于羊群;吏部喧喧,多于蚁聚。若铨实用,百无一人,积薪化薪,所从来远矣。”又记“景龙中,斜封得官者二百人,从屠贩而践高位”。可见武后、韦后时期政治之黑暗。书中记载索元礼、来俊臣、周兴、侯思止、李嵩、李全交、王旭等酷吏,其刑法之残酷,处心之刻毒,可见其时臣民所受荼毒之苦。各地官吏亦有凶残异常者。当时还奖励告密,奖励罗织,可见政治之黑暗与恐怖。从全书来看,张鷟对

武后的女主身份并无偏见,上述记载当系实录。

卷一中还记载“天授中,则天好改新字,又多忌讳”。新创“囿”(国)字之经过,曲折多趣,既属一代轶闻,也是文字学上的掌故。

张鷟对唐代历史上的一些名君,如太宗、玄宗等也皮里阳秋,有不恭之意。如卷六记唐太宗入冥,冥官问六月四日事,因为太宗于高祖武德九年六月四日发动玄武门之变,袭杀兄弟建成、元吉而取得皇位,张鷟着此笔墨,无异揭太宗的疮疤。卷一记“平王诛逆韦,崔日用将兵杜曲,诛诸韦略尽,縢子中婴孩亦梃杀之。诸杜滥及者非一”。史家对韦后等人从无好感。玄宗起兵诛杀,向来被视作应天顺民之举,张鷟却也记下了其时的一些卑污之事。这类记载,可以说明张鷟的见识有异前人。

洪迈《容斋续笔》卷十二《龙筋凤髓判》条曰:“《金载》纪事皆琐尾撻裂,且多嫫语。《百判》纯是当时文格,全类俳体,但知堆垛故事,而于蔽罪议法处不能深切,殆是无一篇可读,一联可味。”对之评价甚低。或以张氏“性褊躁,不持士行”,故其记载与评论有与“端士”相背之处。看来张鷟文人习气甚重。他早负文名,而又屡仕不遇,时以游戏笔墨作记载,且对一些名重一时的人也不持敬意,容易引起他人反感。例如《金载》卷四中评论唐初名臣娄师德、狄仁杰、李昭德、魏元忠、李峤等人时,虽有揄扬之意,却也有苛刻的批评。这些文字与其他笔记小说,如《隋唐嘉话》、《大唐新语》中的记载,每有出入。俗话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张鷟的这些记载,或许还能提供一种更为全面的观察的角度,至少表示其时社会上还有这样另一种评价。

《朝野金载》所记之事众多,其中不乏有用的史料,《资治通鉴》即曾多方征引,而又采取各种不同态度予以处理。如《资治通鉴考异》卷十“〔仪凤三年〕九月,敬玄与吐蕃战,败还鄯州”下,引《朝野金载》曰:“中书令李敬玄为元帅,吐蕃至树敦城,闻刘尚书没蕃,著